



南台灣黨外教父

壓不扁的



玫瑰

——明兩

前言

在蔡憲崇醫師「望春風—台灣民族運動人物奮鬥史」書中，被譽為「一朵壓不扁的玫瑰」的傳奇人物，台灣民主運動前輩余登發老先生，在一場狂風暴雨中，孤寂地走了。他的死，曾掀起一場風暴，但令人痛心的是，朝野均以余案大作文章一般報章雜誌紛紛臆測余老先生之死因，對余老先生的事蹟，却鮮有涉及。余老的一生事蹟及貢獻，將隨他的猝逝而隱沒，不為後世所知。飲水思源，我們今天有大尺

度的民主改革，對於這位象徵著臺灣「黨外時期」的反對先驅，應要有一番認識。

余老先生是台灣反對派的先驅，四十年來始終一貫堅持在野立場，與執政黨作頑強抗爭，甚至不惜動員整個家族全心投入，其反對立場之堅定、強韌、四十年來全台無人能出其右。他樹立了反對派運動之典型，亦曾兩度遭執政當局誣蔑陷害入獄，尤以六十八年因「吳泰安匪諜案」，而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等罪名起訴定罪，暴露了情治單位的醜惡技倆。余老生平主張「大中國」，姑不論此時主張統一是否切合實際，唯其凡事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之精神，尤值得吾人尊敬效法。余老先生的日常生活，甚為儉樸，雖以其善養財而富甲一方，但自奉甚儉，嘗言「不作不食」。平素為人講信用、重諾然，恩怨分明，有俠義江湖之風，為在野政治人物所敬重。類此種種，名傳播媒體或有略載，唯其出生、學歷及政治經歷少有提及。本文擬就此項作一簡要介紹。

生死都是謎

余登發不幸過逝後，不僅死因成謎，有關年齡、學歷、參選公職過程說法亦各異。

(一)年齡：根據國民大會秘書處編印、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出版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書中，余登發填報的官方年齡是民前八年（一九〇四年）九月出生。

蔡憲崇的「望春風」一書中，對於余登發年齡的記載則是：一九〇四年農曆八月十二日、陽曆九月廿一日生於楠梓莊。

去年農曆八月十二日是陽曆九月十一日，余氏家族曾於當日中午宴客三桌。仁武鄉八卦寮余宅客廳的日曆，亦只撕到陽曆九月十一日為止。如果推測無誤，余登發的生日與忌辰，很可能是同一天。

(二)學歷：「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中，余登發填報的學歷是「台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本科畢業」。蔡憲崇醫師的「望春風」中，則記載為「台南商業學校本科畢業」。

根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的「台灣史」記載，所謂「法商學院」的前身應該是台北經濟學校。台北經濟學校的前身，則是民國八年創立的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當時台灣總督府分別在台北、台南各成立一所高等商業學校。

根據「望春風」的記載，余登發十七歲考上的應為台南高等商業學校，他很可能是該校第一屆入學生。與余登發同時期的政界人士，都把學歷填為「台南商業專門學校」畢業。

（白）第一份公職：坊間傳播媒介對於余登發年齡、學歷的報導出現錯誤，勉強可予原諒，畢竟當時戶政不盡健全，學制更是複雜不堪；殊不知對於余登發生平的第一份民選公職，各報也發生錯誤，想必是國民黨式史學教育政策「自食惡果」所致。

根據余登發的「獄中自述」所載，他在光復前就當選高雄市楠梓庄協議會員，當時中日戰爭剛開始。如自述無誤，余登發的第一份公職，應是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廿二日選舉的第二屆楠梓庄協議會會員，相當於今鄉鎮市民代表。

黨外教父的掘起

余登發的掘起與其仗義疏財的豪放作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常常支助家人或支出來選舉而不求回報。余登發三十年來賣掉了八十甲土地，換來了高縣民忠實的感謝和支持。

民國三十三年，光復前一年。他向日本勸業銀行（相當於今日之土地銀行）貸款，向台南州永樂町的施萬發購買了近兩百甲的土地。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所借款項不必歸還，他因而成為大地主。

三十多年來，余登發就用這些土地做「本錢」，每逢選舉則變賣田地，賣田地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人。由於他對地方選舉的熱中，及對民主運動的執著，使他成為南台灣的「黨外教父」。

余登發的初期政治生涯中先後擔任：民國廿八年楠梓庄協議會會員，民國卅五年岡山鎮橋頭里里長及岡山鎮鎮民代表、

民國卅六年第一任橋頭鄉長。在四十五歲以前，余登發只是在後勁溪流流域活動的基層政壇人物。一直到民國卅六年十一月廿一日至廿三日投票的第一屆國大代表選舉結果揭曉以後，他才一躍成為全國縣性甚至全島性知名之輩。

余登發當選國代後，余登發在岡山區長黃應樞介紹下，曾經辦妥加入國民黨手續，但在卅七年三月間前往南京開會後而退出。退出原因有很多說法，其中以「因選舉副總統傳出金條賄選，憤而退出」為最普遍；而第二八四期的「雷聲」雜誌只載「目睹太多怪現狀而退出」。根據筆者父親的說法，余登發在前往南京選舉時，看見議事廳內擺了九口黑棺材，余登發不明白，當下問了別人，得到的答案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余登發震驚於國民黨如此「惡霸」，從此決定與國民黨周旋到底，也因而種下日後一切坎坷的癥結禍因。家父與高縣黑派政治人物素有來往，與余老先生也有相當交情，並尊稱其為「老頭家」此段話乃家父親得之於余老先生。

民國卅八年五月間，余登發以現任國大代表身分，擊敗毛振環（官派高雄縣長）、黃劍芬當選高雄農田水利會主任委員。

當時的高雄農田水利會灌溉面積廣被現今高屏兩縣，每年水費及租金收入甚多，工程支出更是可觀。余登發在兩年任期內，不但辦理欠租催收，節省公帑與建攔水堰，還出售五萬台斤稻穀提供員工薪水，八公頃土地捐建抽水站，澤被旗山、美濃兩地農民，奠定了他日後在美濃方面的勢力。但是却因為省府違規核准屏東縣農田水利會的設置，與省主席吳國楨鬧得不可開交，導致參選第一屆高雄縣長期間，被省府下令停職。

紅白之戰

第一屆高雄縣長選舉事務所，於民國十四年一月廿二日成立，到二月廿一日為止，共有四人辦妥候選手續：陳新安、吳崇雄、余登發及洪榮華。

民國四十年三月廿五日晚上十一時半，第一屆高雄縣長選舉投票結果揭曉，全

縣合格選民總數二十萬五千零六十八人，投票總數依序是：1.陳新安，六八九一七票；2.洪榮華，五四五四五票；3.余登發，二七一六三票；4.吳崇雄，一五一六票。

由於領先的陳新安得票數未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依法規定，必須由得票前兩名的陳新安、泥榮華，另行擇期進行投票。

第二次投票競選活動期間，支持洪榮華的人因為「洪」、「紅」諧音，擁護陳新安的民衆以「清白」自許，形成紅白大戰，也形成高縣二大派別。因洪榮華是國民黨正式決定人選，陳新安却是無黨籍人士，終以三千零二票之差，敗給洪榮華。

陳新安雖痛失第一屆縣長寶座，却在落選後加入國民黨，當選第二屆高雄縣長。重要的是，他和余登發之間保持長達二十年的「君子之交」。余登發從民國四十年到六十年，也一直被認為是「白派」成員之一。



余登發及其家人

民國四十九年，余登發當選第四屆高雄縣長，是他政治生命的最高峰。不過，他特立獨行的作風，也使自己在縣長任內做得很辛苦。上任後不久，他便刪除國民黨縣黨部三百萬元預算，轉為興建國小教室。他認為國民黨是一個「黨」，既然是「黨」，也不過是民間團體，何能支領縣民納稅的錢？這種作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已受到執政當局的「注意」了。接著他在主持縣府主管會報時，三分之二以上的主管因至縣黨部開會而缺席，他勃然大怒，與縣黨部主委方哲然公開翻臉。

余登發主持縣政時，作風明快，果斷

，對於縣內的造橋、開路尤有貢獻。當時余登發常向省府申請經費用於地方建設，但省府方面往往一拖再拖，余登發無可奈何，只得自己賣地以用於地方建設。高縣境內，多座橋樑均為余登發以自資的金錢築成。

余登發一生創了兩個「第一」，其中之一在縣長任內。余登發施政一向隨興所至，不太理會行政程序的規定。當時他想發動縣民以義務勞動方式造橋、開路，而由縣府供應材料。不料議會刪除了這筆經費，余登發非常難堪，知道議長吳尚卿有意找碴，憤而策動議員罷免議長。是為中華民國行憲以來，第一宗罷免案，這是他的第一個「第一」。

「明知不可為而為」，是其倔強個性使然，種下日後下台的禍因。民國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余登發因涉及橋頭鄉農會承領弊案，被判刑兩年、褫奪公權，政治生命因而結束。

鼎足而三

余登發自己的政治生命雖告結束，但他並不退縮，反而督促對政治活動毫無興趣的兒子余瑞言上陣，與紅派戴良慶角逐第五屆縣長，怎奈瑞言無心參選，自然敗北。

民國五十七年的第六屆縣長選舉，白派林淵源挾白派祖師陳新安與余登發之助，擊敗紅派黃承城。但林淵源任內「風雨不斷」，並且「目無尊長」篡居「派頭」地位，終於迫使余登發以「發兵勤王」之勢，責成女婿黃友仁上陣爭奪第七屆縣長，但落敗。

林淵源任期屆滿，國民黨提名「粉紅」的鳳山市長王正和參選縣長。由於王正和得不到紅、白兩派支持，黃友仁得以險勝。同時參選的余陳月瑛以全縣最高，全省第二當選省議員。此時期黑派已稍有雛型。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投票的省市議員、縣市議員、縣市長、鄉縣市長的選舉，是高縣「黑派」成型時刻，除黃友仁、余陳月瑛當選縣長、省議員外，全縣還出現

當時設，可奈高縣金錢

四個黨外鄉鎮長，八席黨外縣議員，黑派得與紅、白鼎足而立。

第二次遭陷

民國六十八年，余登發被執政當局指稱涉及「匪諜吳泰安事件」，被捕入獄，判刑八年。全台黨外人士因此聚集高雄縣橋頭鄉，為此案舉行政治性的示威遊行。這是全台首樁政治性示威遊行，也是余登發創下的第二個「第一」。時任桃園縣長許信良，也因此被休職兩年，甚至流亡海外。所以在七十五年，許信良企圖闖關回國時，余登發不顧警民對峙的嚴重情況，前往中正機場接機。而余登發過世後，許信良亦甘受牢獄之災返台弔唁余登發。

金山、金牛之役

民國六十九年，余登發保外就醫，返回仁武八卦寮居所，後獲減刑一年。民國七十年第九屆縣長選舉，由余陳月瑛出馬參選，白派方面則由蔡明耀掛帥。蔡明耀在競選文宣上，指稱余家利用政治關係圖利，財產高達三十億，實在是一座「金山」。而余陳方面，亦指蔡明耀為金牛。此為選舉史上著名的「金山」、「金牛」之役。余陳月瑛以些微票數飲恨。

民國七十四年第十屆縣長選舉時，余陳月瑛終於擊敗「少年得志」的蔡明耀，登上縣長寶座。此時期，余登發已呈退休狀態，名義上是黑派掌門人，實際上，黑派大權已落於余陳月瑛手中。

政治遺產

余登發去世後，所遺留的最可貴的莫過於政治遺產。余登發逝世後不久的第十一屆縣長選舉中，余陳月瑛以七萬多票痛宰國民黨籍兩位候選人，紅派陳義秋與白派蔡明耀，國民黨彷彿被重撻了一記耳光，因為票數差距之大前所未有。余登發孫子余政憲以第一高票問鼎立法院。票數高於趙少康、邱連輝、陳勇源及朱高正。余登發孫女余玲雅亦以第一高票入省議會。連拿三個第一，足見余家已在高縣紮穩脚跟，此外，與余登發的過世不無關連。余

登發功在高縣，却無端猝逝。高縣民追懷之餘，紛以選票報之，使得余家三人票數之高達到空前。當然，這與余陳月瑛四年的政績亦有關連。

今年年初的鄉鎮市長、縣市長，縣議員的選舉中。鳳山市長候選人，民進黨、國民黨雙方都標榜「余陳縣長鼎力支持」，足見余陳的個人魅力，而國民黨方面也令人啼笑皆非，竟然也打著余陳月瑛的旗號。縣議員方面，余家班更是大獲全勝。表面上來看，在縣議員選舉方面、國民黨略勝，而民進黨慘敗，無黨籍佔多數。此乃因高縣政治仍以派系為主導，黑派人士多為無黨籍或民進黨，而以無黨籍佔多數。故實則仍是余家班大獲全勝，紅、白兩派均為國民黨，因此表面上是國民黨大勝。余家在高縣的地位，可見一般，而這也是余登發的政治遺產。



(上圖)許信良；余登發的生死之交

(下圖)民主怎麼可以慢慢來！